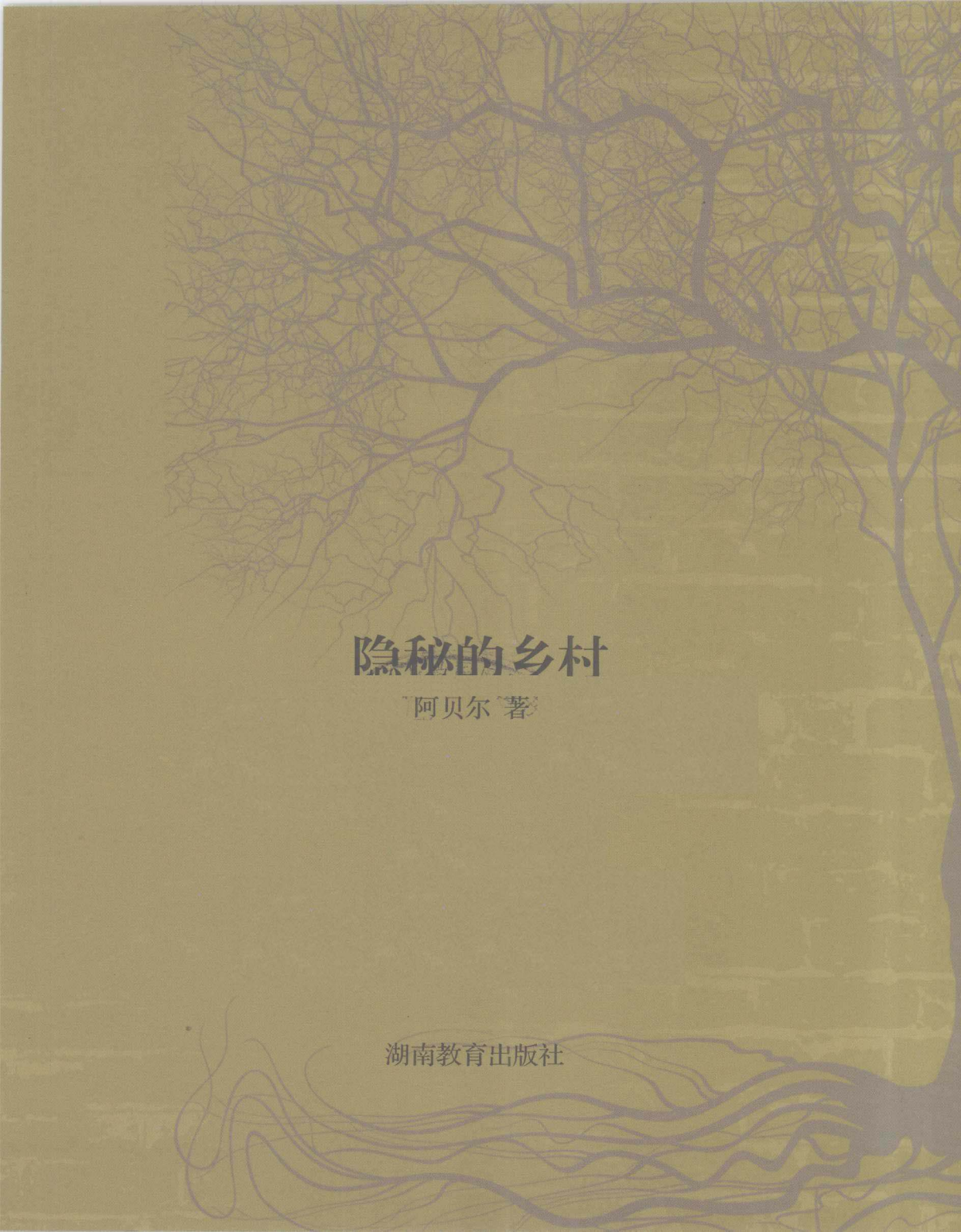


隐秘的乡村

阿贝尔 著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



隐秘的乡村

阿贝尔 著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隐秘的乡村 / 阿贝尔著. - 长沙: 湖南教育出版社, 2008.4

ISBN 978-7-5355-5506-9

I. 隐… II. 阿…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4010 号

著 者 / 阿贝尔

出 版 人 / 黄楚芳 李永平

出品统筹 / 臧 杰 薛 原

责任编辑 / 张一帆 丁丽丹

装帧设计 / 良友书装 · 李 欣

出版发行 / 湖南教育出版社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(邮政编码 410007)

选题策划 / 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
出 品 / 营盘兄弟文化 (青岛) 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市太平路 33 号 (邮政编码 266001)

订购电话 / 010-65523381 0532-82933205

印刷装订 /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89*1194 24 开

字 数 / 150 千

印 张 / 10

ISBN 978-7-5355-5506-9

定 价 / 28 元

目 录

- 1 一个村子的注释
14 我的公开又隐秘的乡村
21 后山
28 对岸
37 三处水磨坊
47 生产队
- 80 一个村庄的疼痛
90 一个疼痛过后的村庄
95 怀念与审判
113 我的老母我的疼

120	1976 · 青苔，或者水葵
142	记忆与想象的招贴
158	初始的世界
170	唯美的裸睡
180	70年代早些的一个下午

184	九寨沟
192	李白的青莲
198	公园的后院
203	珍惜动物
220	上游
232	向着黄金沉沦

一个村子的注释



山根里

即是后院。废弃的圈道，或直接就是一片柴林。荒。一点不像旧时城里的后院。没有天井。残坟的断碑做了路石，但坟的意味还在，夜晚的恐惧还在，鬼的传说还在。

果木肯定是乔木。苹果和梨不是主流。柿子和杏也不多见。还有板栗和枣。主流是樱桃树。正当青壮年。花开得雅，结果却足够张扬。色，嫩黄，或殷红。

小块筋竹林是后院的帽子。断墙里旁出的春笋是故人的夙愿。早春的后院洒满山地的太阳，孩童和老妪滚在柴草里，裹在阳光里的全是温暖的荒凉。

院坝里

即是前院。一半泥地，一半竹林。猪圈和马厩在侧边。石磨和红苕

窖在竹林里。卵石垒砌的围墙开着路口，篾笆做的门扉随手开关。依墙而立的樱桃树李子树繁茂风骚，与竹林相映成荫。魔芋在墙根蚯蚓耕耘过的腐殖土里动画一般生长。像蛇。墨绿。水性。恐怖。

杀猪是最精彩的一出戏。交错的手脚。喊叫。超宽大的板凳。血盆子。呻吟。铁青的刀。洒在地上的血。池塘一样的木桶。沸腾的水。强烈的膻味。

铡马草的图画则颇有边地风情。傍晚。喂草，铡草，装草。时或掌着马灯。宁静，祥和。

夏秋天，水捞柴占据了整个院坝。堆山寨海的。竹林里，石磨边，果木下。要是遇到涨大水多的年份，一山山的水捞柴就会码齐屋檐，码齐树梢。孩子们爬上柴山，便可以轻易上到房背，上到树枝。水捞柴不都是自家的，大多是临村亲戚熟人寄放的。



◎ 院坝里

山环当头

房子的当头。侧面。一堵偌大的外墙，矩形上面外加一个三角形。粉刷过的石灰已经褪色。或许新刷时就不是雪白，用的石灰是石灰厂丢弃的废料。



狭窄的屋檐下，从秋季开始就码满了水捞柴，先是高到房顶，再慢慢减下来。刚上学没几天的孩子爬上柴墙，用木炭歪歪斜斜地写着“毛主席万岁”，酷似岩壁上的古代象形文字。

也有泥地，石墙，果木。墙外是邻居家的菜地。鸡跑过去啄菜，回来必定病死。那些搅拌在米饭里的毒药，狗都分辨不出。

当头就当头，不知为什么叫山环当头。也不知道是“山环”还是“山黄”。小孩问大人要钱，大人必说，前（钱）是胸膛后是背，要钱就是砢子（拳头）会。如果说哪家子有钱，那家子必说，有钱得很，钱（墙）都从山环当头冒出来了。村里人说话“an”“ang”不分。

路 口

村口的口。

在下院子。左边石墙，右边石墙。石墙高几丈，都留着石门，一边是胡家院子，一边还是胡家院子。几棵老核桃树立在墙边，遮天蔽日。老

核桃树满身疮痍，那是年轻时候吃腊八饭烙下的伤口。瓜藤爬满石墙，瓜儿吊满树枝。南瓜，丝瓜，福寿瓜。

有好事者拿红油漆在墙石上写了“路口”二字，念书的娃娃路过，总要高声念叨。遇到口吃的，便会如此念道：“这，这，这路，路口呢。”有端着土碗喝玉米面拌汤的大人看见，也学着口吃念道：“这，这，这路，路口呢。”久而久之，大人们见到口吃的娃，都抖着嘴唇惹道：“这，这，这路，路口呢！”口吃的娃脸哗啦红到了耳根。

晒坝里

生产队的晒场。中心是三合泥地，外围是泥地。四周是保管室、猪牛圈道和竹林。道路从前面穿过。

晒坝里是村子的中心。分粮分钱在晒坝里，分花生分核桃在晒坝里，开会斗地主在晒坝里，看戏看电影在晒坝里。小孩藏猫猫也在晒坝里。生产队的铁钟也挂在晒坝边的一棵老死的樱桃树上，队长拿斧头敲，就出工啦，开会啦，分东西啦，看电影啦，听广播讲话啦……



◎晒坝里



晒坝里有三个时候最闹热：打麦子、分花生核桃和开批斗大会。

打麦子在六月。猪圈旁的青苹果刚指拇大，大人孩子都偷着吃。打麦机轰隆隆响，白牙齿一样的链条哗啦啦转动，鼓风机吹得麦壳子飘到了青皮树底下，麦秸杆堆成了山，高到了竹林的鸟窝。孩子们在麦杆山里打滚儿，抱麦杆的小青年小媳妇也在麦杆山里打滚儿。

分花生核桃多在月夜。月光如丝如绸，铺在石板路上，挂在樱桃树椿芽树上。整夜都没少脚步声。孩子们没有睡意，大些的在晒坝里藏猫猫，小些的围着大人转，要吃到花生核桃才肯回家。

批斗大会不纯粹，多一边撕玉米或抹(ma,脱粒)玉米一边开，但气氛上来后，依旧不失阶级斗争的火药味。全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，包括吃奶的娃。尽早接受狂风暴雨似的洗礼是非常必要的。“把地主老婆子王赵氏揪出来！”客串的公社干部或大队革委会主任一声喊，民兵排长带着几个贫农子弟一哄而上，像老鹰叼小鸡一样将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揪上了台子。低头，哈腰，坦白，认罪。王赵氏有什么罪？她的男人1945年就被疯狗咬死了，据说是个地主。公社干部在传达中央文件。社员们手头一直没有停下活路。没有人揭发王赵氏。“把教唆犯李光权揪出来！”又是一声令下，又是民兵排长挺身而出，又是低头、哈腰、坦白、认罪。李光权有什么罪？李光权的娃放学路过农科站，肚子饿了，偷了两包嫩玉米吃。据说是李光权教唆的，据说破坏了科学实验。大队革委会主任在读毛主席语录。没有人去管把头低到胯裆的教唆犯。

晒坝里是舞台，村里人却只有做看客和配角的份。

青皮树底下

从路口出村，就是青皮树。

青皮树是村子的标志，也是卫士。带刺。叶青，果青，树皮青。果像药柑，又不是药柑，也可以入药，但不稀奇。

每到秋天，树下总躺着一堆堆的青皮果，被人踢来踢去。踢到路口，踢到金洞坡，踢到晒坝里。最终变黄朽掉，像烂橘子。

青皮树是胡玉培家的，但却不见胡玉培家拿它的果做什么用，倒是孩子们发现了它的用途：做子弹，做炮弹，做皮球。青皮果指头大的时候，孩子们就打下来做子弹。正上着课，突然就飞出一个青青的果子，打在某个女生的后脑勺。也有打在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后脑勺的，女老师当然没有见过这等神奇的青果。更多的时候，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追打、嬉戏的场面可以想见。青皮果有弹性，怎么打也不会打疼人的。再长大一些，青皮果便拿来做皮球了。还真能拍。在水泥地上，效果最好。那段



时候，孩子们把青皮果带到学校，逗得别的孩子羡慕不已。黄了朽了的青皮果只能是炮弹，扔出去，自然是要开花的；不仅开花，还会发出刺鼻的臭味。多么有威力的生化武器呀。孩子们揣了炮弹，在机耕道追打，在田间追打，一伙追打另一伙，火药味比用子弹时要浓得多。

无论怎么说，“青皮树底下”都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地名。“去青皮树底下看看，你老子背柴来了没有？”“青皮树底下有人在打架！”“我看见民兵排长拿着麻绳走青皮树底下过去了。”“你妈跟安华珍在青皮树底下摆条。”……在无数这样的话语中，青皮树底下都是以一个准确的地名呈现的。

金洞坡

长满黄荆子、马桑子和憋辣子等灌木的坡。不是土坡，是石子坡。堰在上面，路在下面。路边上时常滚落着河卵石。金洞子还在上面。外面宽阔得可以摆下几十桌酒席，里头狭窄得一个人也只能侧身通过。黑暗。即使打着火把也看不见深处。深处有水，打个石头进去，听得见咕咚响。

金洞子是人工开凿的，目的当然是取金。取金的人早已不在，留下的洞穴却叫人神往。

金洞坡还有蛮坟，修堰挖出来的。雕有神秘文字的青石围砌成的矩形。白骨已经稀有，但清晰可见。有人在夜晚看见穿白色裹裹裙的女子成群结队从蛮坟出来，飘到路上，载歌载舞。有人断定蛮坟是古代氐羌人的墓葬。也有人反对，说它要比氐羌人早得多，是古蜀人的墓葬。

金洞坡是出村路上可以最后看见村子的地方。出了金洞坡，就算出了村子。回到金洞坡，也算回到村子了。天黑过后，小孩接大人，最远也接到金洞坡。

从归属看，金洞坡属于胡玉贵家所有。作为柴林。金洞坡有村子里最

好的刺莓，为了吃到成熟的刺莓，没有一个孩子怕过鬼。

挑水路

像一条尾巴，挑水路长在村子的上院子。

挑水路是一条草径，面着石子。两旁依旧是石墙。石墙里是菜园子。还有麻地。石头生了青苔，石墙长了草，长了臭老婆子，爬满瓜藤。

正宗的挑水路是指从上院子到江边的路。不长，就百十来米。但真正挑水的路则是从每家子水缸开始的。



◎ 金洞坡

清晨和傍晚，挑水的人络绎不绝。空桶出，满桶进。长耳朵的木桶。工艺讲究的铁钩铁扣。艺术品一样的野桃木或梨木扁担。咯吱咯吱的响声。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江边只有一个码头，伸进江水许多，为的是打到好水。男人一只手抓住一只桶，一蹲一起，一蹲一起，扁担也不放下，

就能打满水。女人则需要放下扁担和桶，拿木瓢舀。

从江边上到河坎，要爬坡度很大的石梯路，矮个子和技术不到家的，水桶时常会撞在石头或土坎上，水花四溅倒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扁担滑了肩，水桶滚下了河。

遇到下雨，又是一道风景。戴斗笠的，披蓑衣的。烟雨蒙蒙。湿润，祥和。

早先，挑水路有一个坪，坪上安装有一台抽水机。每到夏天，抽水机就啾啾响。柴油洒在地上，很香，也很工业。抽水的人是来自城里的老甚。说是老甚，其实就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小伙。孩子们总爱围着老甚，嘴里念叨：“老甚啾啾啾，老甚啾啾啾……”孩子们的念叨，在热气腾腾的机器旁显得十分油腻。后来，老甚真的老了，娶了一位村里的回乡知青，过



◎挑水路

上了幸福生活。

三杨盖

山杨盖，也可能是山阳盖，三羊盖，山羊盖。全当音译。

站在挑水路，便能清楚地看见三杨盖。几十丈的河坎，刀砍斧劈的。没有山羊，也没有山杨，有的只是几挂阔叶青藤，几笼灌木。

三杨盖不是土盖，也不是石盖，是沙石混合盖，是锈石盖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涪江的一次或几次泛滥形成的沙地。那时河床很高，江水还在对岸。后来，河流开始向村子倾斜，洪水开始刨挖，沙地开始一点点倾倒。再后来，河床严重下切，便有了三杨盖。

别看有灌木有青藤，从三杨盖底下经过，随时都能看见有飞石落下，有沙层崩塌。

三杨盖的河里最好钓鱼。石巴子，红尾巴最多。也有白片子，但得放长线。涨水天的鱼特别好钓，不用钩，不用线，只需在一截箭竹上绑一团蚯蚓，一条条鱼便被哄上岸了。鱼竿拿在手上等鱼上钩。鱼儿上钩的感觉特别的刺激。

龙嘴子

并非龙的嘴巴。涪江一个拐弯处的一片河滩。一个比喻。一个被河雾遮去了一小半的大圆。

同样是河滩，龙嘴子却没有盘龙坝、中坝那样幸运，成

为一座城市。河卵石，河卵石，河卵石，龙嘴子是河卵石的博物馆。还有一种来自高山的叫羊巴莱的灌木，春夏生长，秋冬干枯。大洪水过后，受伤的羊巴莱向着一个方向倒伏，悲怆的壮观，壮观的悲怆，像被激情浩劫过的贝多芬的乐章。深冬时节，冻雨纷飞，或是雪花飘飘，飘在碧蓝的江水里，落在枯干的羊巴莱身上，茫远，萧瑟。那是龙嘴子本色的风景。

1976年学大寨，学沙石峪青石板上夺高产，问荒滩要粮，龙嘴子在



炸药包响过之后，在鸡公车碾过之后，在人欢马叫之后，变成了沙地。龙嘴子破天荒地长出了花生、土豆和玉米。收花生的场面像一支欢乐颂。“只许肚饱，不许怀

揣”，龙嘴子初露共产主义的曙光。1981年8月，包产到户的前夜，大洪水洗劫了龙嘴子，洗劫了初露的共产主义曙光，龙嘴子变回了荒滩，变回了河卵石的博物馆。

捞柴是龙嘴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夏秋时。涨水天。人山人海，遮住了偌大一个河滩，遮住了半边河。男人捞，女人背。也有女人捞的。所谓捞，就是踩在水中，将绑有绳网的长杆扎入深水里，等柴满了，便收起来。不是浮柴，是沉甸甸的实柴。麻绳织的网，钢筋做的圈，枫树做